



言谈间，感觉王昊京味儿十足，说话字正腔圆又十分押韵，让我不免想起采访过的几位菊坛耆宿，说话也是一样有板有眼，饶有韵味。想着这位年轻的花脸演员，念白时也一定十分好听，就说出了自己的感受。王昊很谦虚，说可能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再加上学戏时老师要求比较严，但肯定不能和那些梨园前辈们相比，将来要追求的艺术之路还很长。

千里之行，以勤为径 ——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王昊专访

文◎韩旭

三年磨砺锋芒

王昊的父母并非梨园中人，但父亲酷爱样板戏，尤爱样板戏中花脸一行，时常哼唱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李勇奇的唱段。王昊天赋很好，久而久之也唱得有板有眼。父亲发现后很高兴，正儿八经地教了一教，这样王昊在幼儿园时便以样板戏见长，常常参加一些演出活动。上小学后，王昊经学校音乐老师推荐，参加了东城区少年宫京剧班。少年宫的老师一听这孩子唱的是《智取威虎山》李勇奇的唱段，且中音在孩子当中比较宽厚，就说：“以后要是有人问你唱什么行当的，你就说我唱的花脸。”

定了行当后，王昊一直在少年宫向张雪平老师学花脸，因上了初中后课业负担加重，才渐渐去得少了。但他心里一直想着京剧、念着



京剧，他打心里喜欢京剧，也放不下京剧。所以初中毕业时，他决定去考北京戏校，希望将来能吃这碗戏饭。父母都很支持他。这些年因王昊在少年宫学戏，参加大小演出、比赛，有些功底，所以顺利地考进了戏校，而且还做了插班生，和已经坐科三年的同学在一起学戏。

作为插班生王昊压力很大，大在原来在少年宫学戏，以唱功为主，可京剧是综合艺术，唱念做打样样不能落空。“那三年我真是一天当三天过。”王昊说道。他每天早上一睁眼，就想着自己欠了别人多少圈圆场。除了努力练功，弥补前三年基本功的不足，王昊插班时还赶上了倒仓。但他听取了老师们的指导意见——起初以养为主，练为辅；待嗓子渐渐恢复，再以练为主，养为辅——因而倒仓期度过得比较顺利。王昊补充说：“‘养’是广义的，不光指嗓子的保养，尤指养护身体，这也

是老师们反复叮嘱的。”

和王福来、杨振刚老师学铜锤花脸，和席裕身、孟宪达老师学架子花脸。王昊三年磨一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顺利地考进了中国戏曲的最高学府——中国戏曲学院。在大学这四年，王昊不浮不躁，仍是早晨喊嗓子、晚上练功，跟着马名骏、徐超等老师学戏，铜锤和架子两门功课又有了新的进步。

擂台赛是年轻人的大舞台

大学毕业时王昊特别希望去北京京剧院工作。他这样考虑：裘盛戎先生是北京京剧院的奠基人之一，因而北京京剧院可以说是裘派的正宗，他久慕裘派，因此去北京京剧院工作，肯定对他艺术水平的提升大有裨益。

王昊最终经过层层考试，如愿以偿走进了北京京剧院的大门。他工作十分努力，第一届、第二届擂台赛都已参加。2013年他参演剧目是《遇皇后·打龙袍》。要说为何以这出戏参赛，那可真是说来话长。王昊说，北京京剧院领导特别重视年轻人的发展，举办京剧擂台赛可以说是给每个年轻演员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，但由于单位年轻演员很多，若是每个年轻演员都单挑一出戏，比赛场次落实到每个团自然水涨船高，过于繁重。所以，就有了两三个年轻演员各自担纲戏中重要角色，合演一出戏的情况。此次《遇皇后·打龙袍》就是他和老旦演员陈晓霞合演的。

王昊在戏中饰演包拯。赛前他特地请王福来老师把此剧的表演又精雕细琢了一番。《遇皇后·打龙袍》这出戏难点有二：其一在唱上，像戏的后半部分“打龙袍”，以流水板为主，节奏也是行云流水，速度较快，因此唱时对换气、偷气的要求很高；其二则是对人物的把握，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，甚至是

公平正义的化身，因此在气度的表现上一定要区别于常人。王昊告诉我，京剧与西方的戏剧不同，西方戏剧表演直接刻画具体人物，但京剧多了一道“行当”的规范，这些规范在掌握之前感觉像累赘，但掌握之后，反而能让你把人物表现得更好。所以他演包拯就从这两方面入手，一是谨记王老师的言传身教，二是多做案头工作，多读一些有关包拯的文本，来了解这个人物。

这次擂台赛，王昊发挥得很好，同时技艺有了提高。采访临末王昊表示，擂台赛我们的学习积累有的放矢，它也是展示我们的舞台。比赛的常态化，无疑是每个年轻演员的福音。[1]



《赵氏孤儿》剧照